

熙朝新語

清

徐錫麟

著

第三冊

進步書局  
校印

徐錫麟  
著  
進步書局  
校印  
PBG

熙朝新語卷九

清 吳郡徐錫齡厚卿輯

雍正六年十月二十九日。恭遇 萬壽令節。滇南省城。五色慶雲捧日。經辰巳午三時。至十一月朔。絢爛倍常。呈現兩日。實。按古未有之祥。總督鄂爾泰奏報奉 旨。朕每遇此嘉祥。不敢絲毫慶幸。惟倍加敬畏。況此實卿忠義所感。而獻於朕壽日者。正表卿愛戴之忱也。命宣付史館。

海甯陳文勤公世倌。官山東巡撫時。雍正二年六月。闕里孔廟災。上命世倌修廟。遵 旨。正殿用黃琉璃瓦。兩廡用綠琉璃瓦。以黃瓦鑲砌屋脊。聖像選內務府匠人到東。用脫胎之法。敬謹裝塑。欽定大門曰聖時。二門曰宏道。八月 聖像成。九年 命監修孔林。去墓四十餘步。陷出一穴。廣尺餘。內有石榻。上朱棺已朽。有白骨一具。甚偉。旁置銅劍長丈餘。瑩綠色。有竹簡數十頁。皆蝌蚪文。取視成灰。意此尚在孔子之先。因加石封之。為設少牢之禮焉。

世宗嘗諭朱綱曰。昔 聖祖賜朕眼鏡。朕眼目原不似今精明。因 聖祖升遐之時。痛哭出涕。較少時反覺倍好。似此人言哭多傷目之論未確。彼時朕在養心殿辦理。

政事。坐卧不離此處者三年。而三年內每遇暑天。未有如此殿之涼者。朕嘗蒙 聖祖慈訓。戒急用忍。故殿中扁額。即用此四字。仍敬書 上諭二字於上。東暖閣扁額。取惟仁二字。對聯云。諸惡不忍作。衆善必樂為。西暖閣扁額。取為君難三字。對聯云。原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可見我 朝 聖 聖相承。心傳有自。

魯亮儕之裕。雍正間。作令河南。與田總督文鏡不洽。每被劾一次。世宗召見必陞一官。真奇遇也。乾隆初。官至直隸清河道。

奉新甘莊恪公汝米。既貴。其父萬達。弟汝達。子未。始以雍正丙午科。同領鄉薦。三世同榜。古今罕觀。

錢塘王介眉延年。雍正丙午舉人。著有通鑑編年紀事本末。少時嘗夢至一室。榻上坐一叟。短身白髮。見客不起。亦不言。又有一人頽而黑。揖介眉而言曰。余漢之陳壽也。作三國志。黜劉帝魏。實出無心。不料後人以為口實。指榻上人曰。賴彥威先生以漢晉春秋正之。汝乃先生之後身。聞方撰歷代編年紀事。夙根在此。須勉而成之。言訖。手授一卷書。俾題六絕句而寤。寤後僅記二句曰。慚無漢晉春秋筆。敢道前身是彥威。至 高宗朝。年八十餘。成書進呈。 賜翰林院侍講。

襄城劉芳草青芝。雍正丁未翰林。與兄青藜甚友愛。築江邨七一軒同居。所謂七一者。仿歐陽公六一居士之義。而多一弟。故名七一先生。

孫文定公嘉淦。康熙癸巳翰林。以直言敢諫受知。世宗。游陞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乾隆間。歷官至大學士。立朝剛直。多面折廷諍。不避權貴。天下想望。年米乙丑。秋審冊內。有福建蔣邦齡致死族匪一案。公上疏曰。查舊例。同族之中。果有充悍不法。偷竊奸宄之人。倘事起一時。合族公憤。不及鳴官。以家法致死。報官審明死者所犯。應死與不應死者。將為首者分別擬杖。減等免抵。嗣於乾隆二年五月。據廣督鄂奏稱。舊例雖屬體順人情。但恐朋比串害。地方官豈能洞燭無遺。倘民間恃有減等免抵條例。相習成風。其中難免寬抑。奏請酌刪。經刑部律例館議稱。族大人眾。賢愚莫分。或以富貴而招眾怨。或以剛直而致同仇。一人煽誘。羣相附和。共挾微嫌。輒圖報復。因而駕捏串害。難免寬抑之處。況生殺乃朝廷之大權。如有不法。自應明正刑章。不宜假手族人。以開其隙。奏請刪除在案。臣等伏思舊例。乃一時懲創。兇悍權宜之法。行之久遠。必滋流弊。夫族眾之中。愛憎多端。或以侮慢招衅。或以讎直生嫌。或假義忿以樹己威。或借公義以報私怨。一豪強倡論於先。眾朋黨附和於後。倉猝致死。

情罪難明。如一家之中。莫尊於祖父母。其子孫若違犯教令。毆之殺之。宜無不可。然毆殺則律應滿杖。故殺則律應杖六十。徒一年。是祖父母父母之於子孫。尚且不得擅殺。何況其他。再提姦例內。卑幼不得犯尊長。犯則依故殺伯叔母姑兄弟律科罪。尊長殺卑幼。亦按服律擬。誠以倫紀攸關。防微杜漸也。夫以朝廷之尊。明罰敕法。於凡應死罪人。猶令法司詳加核議。至於法無可違。必令三次覆奏。聖天子用刑慎重如此。奈何任匹夫之好惡。操生殺之大權。橫行於一族乎。是舊有之例。必不可存。族匪之條。不須另設。於此擬定罪。則當臨時參酌。虛衷援引。務使輕重得宜。方為允協等語。奉旨飭部議行。其他嘉謨護論甚多。不及備載。錄此以見一斑。

雍正十年七月。山東鉅野縣民李思家。牛產瑞麟。屠身牛首。遍身皆甲。甲縫有紫毫。玉定文。項光彩爛生。撫臣岳濬奏請。詔付史館。宣示中外。奉旨山東前歲被水。

今聞產瑞麟。實深愧悚。該撫所請。皆屬虛文。將朕朝夕惕對。越上天之恫怛。曉諭天下知之。欽此。仰見聖天子持盈保泰。敬天勤民之至意。

仁和吳太常隆元奏。天壇摺內有蜈蚣八字牆字樣。世宗命文部嚴議。以其不敬也。十三年。諭廷臣曰。凡奏章遇有壇廟等字。懷中囊中。俱可攜行。不可夾。

帶鞵鞵之間。世宗之誠敬如此。

博野尹會一元亨。雍正甲辰進士。累官工部侍郎。文章經濟。兼而有之。嘗有敬陳末議疏。條奏豫省農桑事宜。言之親切有味。其詞曰。臣竊惟衣食為生民之至計。農桑實務本之良圖。我皇上軫念民依。重農貴粟。特頒諭旨。明示勸課之方。復命廷臣詳籌教稼之法。臣伏讀綸音。遵照部議。業已飭令各屬隨地制宜。因民利導。設立老農。興修水利。實力奉行。惟是臣生長田間。頗知農務。謹就豫省情形。悉心籌畫。謬抒管見。敬為我皇上陳之。一天時之宜乘也。凡物之生長。必有其候。故農時以不違為先。而力田以早種為主。蓋早種則先得土氣。根株深固。發生必盛。收成必倍。今豫省百姓。罔知節候。往往有時宜播種而未舉耜者。有時宜耘耔而始播種者。既失天時。遂違物性。臣查播麥之期。務在白露。如天氣尚暖。當於白露十日後種之。種高粱當臨清明節。種早穀當臨穀雨節。種棉花當在春末夏初。豆子晚穀。則於五月刈麥之後。在麥地播種。蕎麥於中伏以內。芝麻多種於棉花地旁。即有氣候不同。寒暄各異之處。要必按時下種。不可遲緩。應令地方官刊刻告示。偏戶曉諭。并責令老農督率勸勉。仍欽遵。聖諭。州縣官不拘時日。輕騎減從。親往各鄉查勘。如逾時

而未種者。即詢明緣由。而加訓飭。倘有工本不足者。許老農開具名結。借以倉穀。秋後照例還倉。則天時無失。而耕種得宜。庶百穀繁昌。收穫自豐矣。一人力之宜盡也。南方種田一畝。所獲以石計。北方種地一畝。所獲以斗計。非盡南智而北拙。南勤而北惰。南沃而北瘠也。蓋南方地窄人稠。一夫所耕。不過十畝。多則二十畝。力聚而功專。故所獲甚厚。北方地土遼闊。農民惟圖廣種。一夫所耕。自七八十畝。以至百畝不等。意以多種則多收。不知地多則糞土不能厚墾。而地力薄矣。工作不能遍及。而人事疏矣。是以小戶自耕已地。種少而常得豐收。佃戶受地承耕。種多而收成較薄。應令地方官勸諭田主。多招佃戶。量力授田。每個所種。不得過三十畝。至耘耔之法。又須去草務盡。培壅甚厚。犁則以三覆為率。糞則以加倍為準。鋤則以四次為常。棉花又不厭多鋤。則地少力專。佃戶既獲豐收。田主自享其利。且分多種之田。以給無田之人。則遊民亦少。仍飭地方官善於奉行。不得強抑勒派。以滋擾累。一樹藝之宜廣也。夫木之佳者。以桑為尚。其餘如棗。梨。桃。杏。榆。柳。椿。杜。等。均堪利用。臣查豫省地方。每多鹹鹼飛沙之地。小民因難以墾種。大半荒棄。不知鹹鹼之地。挖去三尺。必無鹹味。飛沙之地。挖去三尺。必有濕氣。而邨尾溝頭。籬邊屋角。隙地頗多。雖不可播種五

穀未始不可栽植樹木。似應令地方官責成鄉耆保長。廣為勸諭。就所宜之木。隨處種植。加意培養。如鄉耆保長有能於一年之內。勸民種桑五百株。架棗等樹一千株者。據實冊報。印官給以花紅。二年內能每年添種如前數者。給扁獎勵。則地無曠土。而利賴更溥矣。一女工之宜勤也。竊以蠶桑之利。固屬無窮。而布足之需。為用尤廣。查江南蘇松兩郡。最為繁庶。而貧乏之民。得以俯仰有資者。不在絲而在布。女子七八歲以上。即能紡絮。十二三歲。即能織布。一日之經營。儘足以供一人之用度。而有餘。今棉花產自豫省。而商賈販於江南。則以豫省之民。曠費女工故也。臣愚以為寸絲之直。可買尺布。衣布之人。百倍衣絲。且織布易而織絲難。教以難者。或未必其率從。教以易者。庶可冀其就業。但豫省未嘗不織布。而家有機杼者。百不得一。應令地方官曉諭有力之家。或多造機杼。貸於織布之戶。量取賃直。或將無礙公項。可以動支。打造者。令其報名給領。俟一年之後。繳還原項。并廣諭婦女。凡牌甲之內。有一家織布者。即令同甲仿效行之。久而比戶連邨。無不各勤紡織。似亦推廣蠶桑之一道也。以上四條。臣仰體我皇上重農務本。富民足食之至意。竊就豫省地方。董率官民。措施辦理。但臣知識淺陋。是否合有當。伏乞 訓示遵行。



雍正十二年元旦立春。恰遇甲寅年丙寅月戊寅日甲寅時。瑞雪繽紛。竟日盈尺。考之占書。最為祥瑞。諸臣上表稱賀。上卻之。

世宗登極。恩科。有因迴避考官。未曾應試者。欽派大臣擬題奏請。欽定於內閣考試。尋取四卷。又命大學士王頊齡。尚書勵廷儀。吏部侍郎史貽直。戶部侍郎張伯行。李周望。兵部侍郎阿克敦。副都御史李紱。同南書房翰林檢閱落卷。取前二名。俱賜為舉人。特恩也。

華亭黃石牧之雋。於雍正元年七月。奏呈中元祭。聖祖文稱旨。次日。召見養心殿。時之雋尚在庶常。特蒙賜貂。授職編修。他日。上命檢查檔案。凡撰文稱很好稱好者。列名給賞。時陳編修萬策。鄧修撰鍾岳。陸庶常奎勳。錢庶常陳羣。皆內府緞一匹。之雋得二匹。聖祖祔主太廟。乾清宮早朝。兩大禮。侍班躬覲。其盛人咸羨其遭際云。

雍正十二年四月。直隸總督顧琮。奏永定一河。全賴下口深通。庶上流暢。注入淀。乃陶河以南。漸積填淤。正議挑濬。仰賴皇上至誠感格。天賜引河。開創二十餘里。有四千餘丈之遠。不勞民力。悉出天工云云。奉旨。展祀以答神贖。

雍正三年四月。吏部議原任檢討董紀乞終養。應准所請。俟親終來京候補。云云。奉旨。為人子無不欲父母常存。今云親終候補。人子聞之。何以為情。似此不仁之語。朕不忍聞。著刪去具奏。聖主孝治天下之意如此。

雍正七年八月。浙江署督性桂署撫蔡仕舫奏。進湖州民王文隆家萬蠶同織一幅。長五尺八寸。寬一尺三寸。自然成就。不由人工。王大臣上表稱慶。上諭朕每遇休徵。必加乾惕。倘蒙上天錫福。黎庶衣食充盈。乃朕心所謂祥瑞也。

雍正十一年。大學士管掌院事張廷玉遵旨議奏。新科庶吉士恩給廩餼。每月給銀四兩五錢。器用什物。工部支取。並撥給官房一所。為教習館。令肄業其中。

桐城張寶臣廷璐。康熙戊戌榜眼。文端公之三子也。督學河南。除夫馬。取給地方外。其幕友束脩。家口養贍。俱無所出。上聞之。問其兄戶部尚書廷玉。遂以實對。上命撫臣田文鏡酌議。每歲夫馬銀一千六百兩。幕脩銀一千兩。養贍家口銀一千兩。供給雜用銀二千兩。每歲銀六千六百兩。三年共需銀二萬兩。河南學臣養廉之優自此始。

雍正十八年八月。賜湖北巡撫王士俊花屯絹蜜荔枝。其謝恩摺有云。縫衣有

擢頂踵皆被。龍光懷核親嘗。肺腑長含玉液。上覽之批云。衣只被身。何及頂踵。核豈足當。難入肺腑。凡司奏章者當知之。

新安汪謹堂由教。寄籍杭州。入錢塘學。時巡撫徐元夢聞其名。延致幕中。迨徐陞工部尚書。汪援例入成均。偕至都。雍正元年。徐疏薦之。奉旨充明史館纂修官。故事。史局編纂。例用詞臣。汪以諸生被命。時人榮之。

無錫鄒小山一桂。雍正丁未傳臚。官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工寫生。設色明秀。布置自如。南沙相國不足過也。

祁陽陳文肅公大受。雍正癸丑翰林。官至大學士。卒後。其子營葬於祖塋。卜有日矣。夢有持帖來拜者。曰。河神王清本十二人也。驚而寤。次日到墳。伐其樹之礙路者。樹文有王清本三字。數之。十二株也。遂命停伐。

翰林學習圖書。蓋以備繙譯編纂之任。故須專心熟習。辨析精微。積學功深。與年俱進。始為不負所選。康熙年間。館選之例。庶吉士年四十五歲以下者。悉皆分讀清書。世宗御極以來。祇擇年少資敏者。每科不過十餘人。蓋取其年富力強。可收記誦繙譯之功也。而翰林甫經散館。遂謂無從考驗。未置高閣。以致教習三年。轉為虛設。

雍正十一年四月。上諭嗣後庶吉士等。雖經授職。或數年以後。或十年。朕當再加考驗。能否。若仍然精熟。必從優錄用。以示鼓勵。其或遺忘錯誤。亦必加以處分。此繙譯翰林大考之始。

雍正十一年十月初三日。大學士張廷玉。請假回里。奉旨給與驛遞夫馬。其所過地方。派撥弁兵。並文武官員迎接。悉照上年鄂爾泰進京之例。至明年回京。亦照此例。向例館選不分省。以致邊省多缺。通江李雪原鍾我。官太常寺少卿。雍正四年。疏言康熙四十五年至六十年。七科不分大小省。俱有庶吉士。至元年癸卯。漢軍及河南四川進士無館選者。二年甲辰。蒙古及山西河南陝西湖南四川廣東廣西雲南貴州諸省進士。俱無館選之人。請廣儲才之路。上交部議准行。今各省皆有館選。自鍾我疏奏始。

景州魏君璧廷珍。以李文貞公薦。由舉人入直內廷。同王蘭生梅穀成在館充校對官。編樂厯淵源諸書。嘗被命與文貞參酌樂律韻學。士林以為榮。後中康熙癸巳探花。世宗時。官至工部尚書。

慎郡王。世宗憲皇帝庶弟也。工詩善畫山水。筆致超逸。有山靜日長小景。高宗

純皇帝御題云。即景繪為圖。筆法特高。老一拳插天青。波面池亭小。拳腰瀑布飛。亭畔清流繞。更無別裝點。寫意殊了了。我聞詩兼畫。妙品古來少。摩詰真蹟無。元鎮清風渺。吾叔乃升堂。况值青年早。從知天授奇。不憑人力巧。恭讀一過。想見王之畫筆。世所罕及也。

雍正十一年六月。廣西巡撫金鉞。疏稱鬱林所屬之富民鄉藤蘆城。忽涌瑞泉二穴。味甘色清。足灌田二千餘畝。奉旨建祠奉祀泉神。

桂林朱蘊叔龍權。為蒲令。邑處萬山中。高峻陡坂。非雨澤不能有秋。乃列區田圖。說勸民為之。區田者。始於伊尹。古法不可考。已元王楨農推本汜勝之之法。以為每田一畝。廣十五步。每步五尺。計七十五尺。每行占地一尺五寸。計分五十行。其長十六步。每步五尺。計八十尺。每行占地一尺五寸。計分五十三行。長廣相乘。得二千六百五十區。空一行。種一行。隔一區。種一區。留空以便澆灌。且可疏風。不致熟壞。而以餘土壅根也。除隔空外。可種六百六十二區。區深一尺。用熟糞二升。驟用生糞。恐峻熱害苗也。與區上相和。布種勻覆。以手按實。令土與種相著。苗出時。每一寸留一株。每行十株。每區十行。留百株。別製廣一寸長柄小鋤。鋤多則糠薄。若鋤至八偏。每畝一

斗得米八升。如雨澤時降。則可坐享其成。旱則澆灌。不過五六次。即可收成。結實時。鋤四旁土。深壅其根。不致被風吹折。其為區當於閒時。旋旋掘下。春種大麥。夏種粟米。黑豆。高粱。糜黍。秋種小麥。隨天時早晚。地氣寒暖。物土之宜。節次為之。不必貪多。毋論平地山莊。歲可常熟。近家瀕水為上。其種不必牛犂。惟用耨耩變創。更便貧家。大率區田一畝。足食五口。丁男兼作。婦人童子量力分工。定為課業。若莫治得法。灌溉以時。雖遇旱。不能損耗。後衢州詹文煥。監督大通。於官舍隙地為之。計一畝之收。五倍常田。又聊城鄧鍾音。於雍正末亦嘗行之。一畝之收。多常田二十斛。勸農治生者。當考鏡焉。

漳浦藍任庵鼎元。少孤。力學。讀書山中。貧不能具。疏月攜白鹽一罐。點以備餐。同學咸揶揄之。藍怡然。作白鹽賦。以自勵。雍正初。以恩貢入成均。校書。內廷分修

大清一統志。獻青海平定雅三篇。臨雍頌。日月合璧五星連珠頌。河清頌。各一篇。一時聲噪都下。高安朱相國薦舉。授廣東普寧縣引。見時。上顧廷臣曰。此人用做

道府。亦綽然有餘之官。三載與觀察使不合。劾免。總督鄂專摺奏復奉。特旨赴京。十一年三月引。見奏對良久。命署廣州府。賜御書貂皮等物。遭際。聖明。真

異數也。

熙朝新語卷九終

熙朝新語卷十

清 吳郡徐錫齡厚卿輯

雍正十一年四月奉 上諭國家聲教覃敷人文蔚起加恩科目樂育羣材彬彬乎盛矣。惟博學宏詞之科。所以待卓越淹通之士。俾之黼黻皇猷。潤色鴻業。膺著作之任。備顧問之選。聖祖仁皇帝康熙十七年。特詔內外大臣。薦舉博學宏儒。召試授職。一時名儒碩彥。多與其選。得人號為極盛。迄今數十年。館閣詞林。儲才雖廣。而宏通博雅。淹貫古今者。未嘗廣為搜羅。以示鼓勵。自古文教休明之日。必有瑰奇大雅之材。况蒙 聖祖仁皇帝六十餘年壽考。作人之盛。涵濡教澤。溥海從風。朕延覽維殷。闕門顯俊。端崇實學。諭旨屢頒。宜有品行端醇。文材優贍。枕經茹史。殫見洽聞。足稱博學宏詞之選。所當特修曠典。嘉與旁求。除現在翰詹官員。無庸再膺薦舉。外。其他已仕未仕之人。在京著滿漢三品以上。各舉所知。彙送內閣。在外著督撫會同該學政。悉心體訪。遴選考驗。保題送部。轉交內閣。務期虛公詳慎。蒐拔真才。朕將臨軒親試。優加錄用。廣示興賢之典。茂昭稽古之榮。應行事宜。著會議具奏。欽此。

雍正十三年二月奉 上諭朕今薦舉博學宏詞。以廣育才之典。為督撫者。自應秉



公採訪。加意蒐羅。以副朕愛惜人才之至意。乃降旨。已及兩年。而外省之奏薦者。寥寥無幾。以江浙兩省。人材衆多之地。至今未見題達。此非人才之不足。應選。乃督撫等奉行不力之故也。大凡薦舉之典。臣工得以行其私者。往往踴躍從事。爭先恐後。若不能行其私。則觀望遲回。任意延緩。其跡似乎慎重周詳。其實視公事如膜外也。凡督撫學臣之所考取者。不過就耳目見聞之所及。彼伏處巖隅。學問淹雅。素有抱負之士。未必肯以文章筆墨。求售於有司。以俾邀一日之遇合。是在督撫學臣。留心訪察。加意旁求。屏虛名而崇實學。以佐國家右文之治。如李衛吳應棻合舉二人。吳應棻又獨舉二人。就中則有宣化府進士。夫以宣化北邊一郡。尚有可舉之人。何況各省內地之大。可見李衛吳應棻。乃實心為國家留意人材者。著再通行宣諭。無論已奏未奏之省。俱著再行遴選。倘因朕此旨。而遂冒濫以行其私。亦難逃朕之鑒察。若果有才華出衆。而與例不符者。著具摺陳奏。候朕降旨。其在京三品以上之大臣。均有薦舉之責。將此一併曉諭知之。欽此。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奉 上諭。國家久道化成。人文蔚起。皇考樂育人材。特降諭旨。令直省督撫。及在朝大臣。各保舉博學宏詞。以備著作之選。乃直省奉 詔已

及二年。而所舉人數寥寥。朕思天下之大。人材之衆。豈無足膺是舉者。一則各懷慎重觀望之心。一則鑒衡之明。視乎在己之學問。或已實空疏。難以物色流品。此所以邊回而不能決也。然際此盛典。安可久稽。朕用再為申諭。凡在內大臣。及各省督撫。務宜悉心延訪。速行保薦。定於一年之內。齊集京師。候旨廷試。倘直省中實無可舉。亦即具本題覆。欽此。

本朝自康熙己未。至乾隆丙辰。兩開制科。得人之盛。曠古罕聞。伏讀 兩朝諭旨。可想見 聖主思賢若渴之至意焉。

乾隆元年九月。召試薦舉博學鴻詞二百十人於 保和殿後。欽命試題策問二道。五六天地之中合賦。山雞舞鏡七言排律。黃鍾為萬事根本論。上臨軒親試。取一等五名。二等十名。次年補試臨場未到並續薦二十六人。欽命試題策問二道。指佞草賦。良玉比君子七言排律。復見天心論。欽取一名。二等二名。是科較康熙己未。取數較隘。然榜首劉文定公綸。起家詞賦。洵應政樞。明良契合。千載一時。實與王文恭公後先媲美云。

嘉定張南華鵬翀。性穎異。讀書如夙習。詩畫無不敏捷。雍正丁未。入詞林館。課雁字。

詩日未晡。成七律三十章。眾皆歎服。乾隆二年。御試眾詞臣。日未午有交卷者。皆曰必南華也。果受知於高宗。擢高等官。至正詹。

張文敏公照。同南華入朝。值春雪初霽。南華見午門外簷下冰柱。賦七律一章。文敏疑為宿構。南華請面試。文敏出所佩小玉羊為題。南華應聲云。宛爾成形質。居然或寢訛。方欲續下。有旨命和湯圓詩。南華立成二十四韻。以進。其警句云。甘白俱能受。升沉總不驚。文敏歎服曰。不料倉卒間。猶能自見身分也。

錢文端公陳羣。早歲詩名與沈宗伯德潛相埒。天下稱詩者。以二公為宗。高宗南巡。御製詩。俱寄沈與錢。賡和相傳。為二臣遭際之異數也。

高宗純皇帝。天縱多能。文不加點。詞臣中罕能賡和者。錢文端公嘗侍上於乾清宮。元宵聯句。上惠茗湯泉。言言珠玉。文端得一聯云。風圍謝家絮。霜點洞庭橙。一時王公大臣。推為五字長城。

岳大將軍鍾琪。狀貌奇偉。食飲兼人。而上於吟詩。遇赦後。種菜於四川之百花洲。既而有詔起用。督師征金川。過邯鄲。題壁云。只因未了塵寰事。又作封侯夢一場。

乾隆丙辰。張文和公夢見其父文端公。文和請問。今科狀元。文端書鈺字示之。問何

姓曰姓徐。及臚唱一甲一名。乃金德瑛也。始悟鈺字中已藏其姓名。繼云姓徐。又以德字偏旁合姓告之。真不可思議。

涪州周大司馬煌。其祖裁眉山樵也。年九十九未娶。一日忽於溪中得金銀若干。與所善貧人吳翁謀。遷居城中。且屬為媒。願以萬金為聘。但非處子不可。吳笑諾之。歸告嫗。謂九十九老翁。誰肯與為婚者。時吳女年十九。忽跪而請曰。父母貧且老。生女不生男。何恃。今周叟高年。驟獲多金。天將福之。未必遽終於此。女願嫁之。父母得萬金之聘。可以娛老矣。人各有命。女如薄相。嫁年少者。未必不媾也。吳夫婦奇其言。以告。叟喜甚。即日委禽成婚。後年餘生一子。時叟年百歲矣。及見其子遊庠。食餼抱孫。後乃卒。壽一百四十歲矣。女先一歲卒。已五十九矣。信人瑞也。

無錫顧祭酒棟高。康熙辛丑進士。以中書謝職歸田。乾隆辛未。以經學徵。召見之日。上問以治道。對曰。以儉德示天下。賜官國子監司業。丁丑迎鑾。晉祭酒銜。著有春秋大事表。辛公毅之微言。正杜孔之義疏。宋元以後。諸儒鮮及其精確也。

曹洛裡麟書。晚年受知高宗。官至侍讀學士。上書房行走。予告歸里。自述生平。曾入黃山。遇老人傳道。人問納交當從子夏乎。從子張乎。曰。朝廷之上。從子夏。鄉

黨之間從子張

張南華宮詹侍直。乾清門有旨宣召。而南華已歸。上以詩責之。云傳宣學士為吟詩。勤政臨軒未退時。試問羔羊三首內。可曾此際許姜螈。命依韻和呈。聊當自訟。南華遵旨和進。上喜。賜以克食。南華又進謝恩詩。有溫語更欣天一笑。翻教賜汝得便宜之句。

古來君臣唱和。如虞廷賡歌。周室卷阿。尚已。二代後如漢武帝。唐太宗。元宗。宋仁宗。皆有賡颺之辭。然皆君唱臣和。從未有臣作詩而君和者。乾隆七年。庶子張南華鵬。奏進經史蒙召對。賜御書鵬。以所畫春林沃露圖進呈。並題六詩於上。末用頭字韻。云珍祕琅函持許求。他年擬結賜書樓。天公定遣雲霞護。長有龍光在上頭。上用韻。賜和六首。以君而俯和臣詩。從古帝王未有此。冲然若谷者也是日。賜松花石硯。上有御製銘。以靜為用。是以永年八字。上天縱多能。鵬。詩才敏捷。每日宣召至再至。三詞館諸臣豔稱奇遇。一日又以所畫日長山靜便面進呈。上題云。仿佛前生是葛。畫禪瀟灑擅江南。大癡更擅坡仙筆。勁敵江山兩不慚。蓋以東坡許之。其寵異如此。

乾隆十九年。琉球國中山王尚穆。遣陪臣毛元翼。蔡宏謀等。上表請封。二十一年五月初七日。上遣侍讀全魁。中允周煜。往封。六月二十二日渡海。舟泊姑米山。候風。忽颶風大作。經三晝夜。接封大夫鄭秉和。請易小舟登岸。暫避。使者以詔敕在舟。不從。二十四日。風愈暴。四股絞索十餘。一齊皆斷。柁走龍骨。觸礁而折。底穿入水。時既昏黑。兼大雷雨。帆葉廚棚。吹落殆盡。倏見神大飛向柁木。焚招風旗而墜。又海面一燈浮來。若烟霧籠罩狀。於是眾悉呼曰。天后遣救至矣。須臾。船身直趨向岸。一礁石透入船腹。不動。亦不沉。因令解杉板小舟下水。捧詔節。陸續登岸。同舟二百餘人。舉慶更生。皆云。皇上洪福所庇。舟到姑米港。謁廟行香。獻願大能成四字扁額。其對聯云。神為德其盛乎。呼吸迴天登彼岸。臣何力之有也。忠誠若水證平生。以答神貺。方艱播時。使者虔告天后。若默佑平安。當為神已請封號。並於冊封之年。明頒諭祭。至是具奏。請加封諭祭。上命部議。部查天后亦稱海神。康熙十九年。敕封海神天妃為孚國庇民妙靈昭應宏仁普濟天妃。二十年。福建提臣萬正色。以天后著靈具奏。詔封妙靈昭應仁德天后。五十九年。檢討海寶冊封。奏請春秋致祭。乾隆二年。閩督奏稱。守備陳元美。在洋遇風。禱天后獲安。奉旨加封福佑羣生四字。今

應如所奏。奉旨加誠感威護四字。並書明封號。即於怡山院天后宮舉行祭事。乾隆丙辰。為高宗登極首科。館選多至六十七人。名臣如蔡相國新。曹尚書秀先。秦尚書惠田。金總憲德瑛。仲總憲永檀。鶴總督年。鍾總督音。皆出其中。可謂盛矣。會稽傅玉筍。玉露。康熙乙未翰林。歸田四十年。以著述自娛。年踰八旬。尚能揮翰。乾隆初年。上眷注舊臣。思加宮允。儒林榮之。

江甯燕子磯宏濟寺僧默默。於乾隆辛未年。恭迎聖駕。上問其年。奏云一百二歲。上笑曰。和尚還有二十年壽。隨賜紫衣。默默謝。思而出。乾隆二十年乙亥。竟圓寂矣。方信天語之成識。

謝侍郎道承。嘗引疾乞休。以養母。人問何不奏終養而奏病耶。曰。為人子養可也。聞終字便傷心耳。其憶母詩云。兒來前。自免經。今凡幾年。兒可記。自免經。今凡幾年。兒時應對稍逡巡。母怒變色旋喝。嗔。陳篋遜志學人責。稽古胡不如。婦人吁嗟母言在耳。兒願猶泚。安得我母常嗔兒。常泚於今勸學無聞矣。讀此詩而不勸於孝。勵於學者。非人情矣。

陳向山兆崙。雍正庚戌進士。乾隆初。薦舉入翰林。官至順天府尹。生平和易近人。人

有寸美。愛不去口。有以詩文請質者。備極獎借。故人樂親之。書法蘭亭。取意簡遠。梁侍講同書云。本朝不以書名。而書必傳者。陳文簡公元龍。及句山先生兩人而已。齊次風召南。雍正己酉副貢。乾隆初薦舉入翰林。官至禮部侍郎。少穎敏。讀書十行俱下。目光炯炯。能瞻一二十里。嘗登杭州鳳凰山。視隔江西興渡人。皆歷歷可辨。應徵北上。謁某邑宰。留宿署中。見架上有異書八冊。借觀竟夕。天明還之。主人訝其閱之速。詢之。則一一成誦矣。為閣學時。高宗得古鏡於寧古塔。未詳款式。問朝臣。莫有對者。齊引證書史。羅列具奏。天顏大悅。謂左右曰。是不愧博學鴻詞矣。沈文懿公德潛。嘗因奏言天台石梁之奇。高宗詢及齊對曰。荒山碗碗。不足以勞聖駕。人訝其率易。然可見其伉直也。後因上書房退直歸。馬驚墜地。破腦。目睛眩轉。神魂飛越。蒙古醫生以牛腦實之。即用生牛皮冒首。使真氣聚而不洩。且偏體推扑。使十二經脈復具本初。三百六十五骨節各還部位。三日而知痛。五日而知飢。不三月而能起立。然生平所讀書不能記憶。隻字前後如兩人云。

回文詩。詩家以為小道。罕有為之者。如張月槎漢秋夜一首云。煙深卧閣草疑愁。冷夢驚回幾樹秋。懸壁四山雲上下。隔簾一水月沉浮。翩翩影落飛鴻雁。皎皎光寒靜



斗牛前路客歸螢點點。邊城夜大似星流。字字熨貼。巧合自然。豈復庸手所能為。仁和錢相人琦。應丁巳會試。公車將發。友人吳某治酒餞行。至則不見酒肴。而主人有愧色。怪而詰之。曰。寒家素有狐仙。今日已治具。忽被攝去。奈何。錢戲曰。主人惜費。而託故於狐耶。吳窘甚。選客往廚下驗之。釁火未熄。毛血之屬尚存。而有核全。夫錢大呼曰。我有一言奉問。此去若能登第。狐仙還我酒肴。否則竟請全啖之。我亦無顏相擾矣。言畢出。未久。吳笑而至。曰。恭喜。今科必中。酒肴已還在案矣。懼飲而罷。是科。錢果成進士。

陳學士大喴。初入學時。年十九。偶病劇。夢紫衣僧。自稱元圭大師。握其手曰。汝背我到人間。盍歸來乎。陳未及答。僧笑曰。且住。汝尚有瓊林一杯酒。瀛臺一碗羹。喫了再來。未幾。屈其指曰。此別。又須十七年也。言畢而去。陳驚醒。病遂瘥。己未。成進士。入翰林。官至侍讀學士。三十六歲。秋痢不休。因憶前夢十七年之期。笑謂家人曰。大師未來。或又改期。亦未可知。一日早起。笑香沐浴。索朝衣冠著之。曰。吾師已來。吾去矣。跣趺而逝。

新建袁文達公曰。修為編修時。兩典江南鄉試。兩典浙江鄉試。一典湖北鄉試。旋奉

命視巴里坤軍務。賜御用冠服以寵其行。歸朝奏對稱旨。遂命在軍機

處行走。存卷六卿兼司撰述。所作文以歐陽文忠公為宗。常遊滁州。得文忠畫像。乞上題之。文達書仿張即之。上以內藏即之書華嚴經殘本。命補書。人莫能辨。

嘗奉命往河南山東江南經理河渠。當是時。河南水溢數郡。所被災州縣甚多。文

達疏水之達於淮者四。枝流六十有三。民得永遠寧居。所治克副聖慮。而直隸如

永定大通等處。孰宜隄堰。孰宜疏濬。以達諸海。凡上指授方略。悉以屬之。無不允

協。嘗治某水時。有田夫突至與前。如欲有言者。左右呵止之。文達呼與語。竟得地勢

高下之宜。久而無患。其虛衷博採類如此。年六十二卒。前一日。語家人曰。我本江寧

燕子磯河神。今將復位。汝等扶觀還江西。必過彼。可求籤於關帝廟。如係上上第三

籤。則知我仍為水神。否則或有譴謫。不能復位矣。家人聞之。疑信參半。有老僕獨信

之。曰。公為王太夫人所生。太夫人本籍江寧。渡江時。曾求子於燕子磯水神。夜夢袍

笏者來。曰。與汝佳兒。逾年生公。後以公之喪歸。至燕子磯。如其言。卜於關帝廟。果得

第三籤。遂立木主於旁。兩江總督尹文端公繼善。為立石作詩紀其事。

尹文端公愛才如命。總督兩江時。有王主簿發桂。派令管理省城行宮。王有句云。

愧我衙官無一事。宮門持帚掃開花。公大器重之。又解秀才中發。謁見鮑雅堂在座。適十四公子慶寶至前。鮑問年幾何。曰十四歲。鮑戲出對云。十四世兄年十四。解應聲曰。三十弟子路三千。公即聘解為西席。

長洲沈宗伯德潛。以名諸生。久因場屋。乾隆元年。薦舉鴻博。召試不售歸。戊午己

未。聯捷入詞垣。年已六十餘矣。壬戌散館。試殿上。日未昃。黃門捲簾。上出賜諸

臣。問誰是沈德潛。沈跪奏臣是也。上曰。文成乎。對曰。未也。上曰。汝江南老名士

而亦遲遲耶。翌日授編修。六月引見。奏對畢。上曰。沈德潛係老名士。命和消

夏十詠。餘願和者亦和。於內閣分給筆札。賜飲及餅餌瓜果。自午至未。成詩六章。

有旨嘉獎。賜文紗越葛。旋陞中允。少詹事。典湖北鄉試。歸。召入。上書房。再

遷禮部侍郎。乞假省墓。詔贈其先人如其官。并贈詩褒之。云。清朝舊名士。吳下

老詩翁。向每誦新句。猶然見古風。同官皆謹依此二十字為韻。仿賀知章還四明例

贈行。假滿還京。典戊辰會試。次年請告歸里。上命恭校御製詩集。畢乃行。上

賦詩以賜。復命加尚書銜。在籍食俸。時嘉興錢司寇陳羣亦予告在籍。食俸

上稱兩詩翁。文臣之榮。無出其右。

錢文端公典庚午江西鄉試。寫榜吏陳巨儒鬚鬢如雪。求公手書以為榮。自陳年七十。手寫文武三十二榜矣。公贈詩云。桂籍憑伊腕力傳。白頭從事地行仙。自言作史中書省。曾侍朱衣四十年。十月復寫武榜。解首則其孫騰蛟也。名初唱。掀髯一笑。筆墮於地。中丞喜極。索彭方伯家屏贈詩。時蔣茗生士銓在幕府。代作一絕云。榜頭題處笑開眉。七十年来鬢若絲。官燭兩行人第一。夜闌回憶抱孫時。

熙朝新語卷十終

熙朝新語卷十一

清 吳郡徐錫齡厚卿輯

乾隆九年重修翰林院落成十月二十七日。聖駕臨幸。送兩學院大學士入署。御書扁額二。曰稽古論思。曰集賢清秘。賜宴賦詩。以唐張說麗正書院詩東壁圖書府五律四十字為韻。御製東字音字韻。敕諸臣各分一字。是日與宴者一百六十餘人。燕次中和清樂奏玉署延英之曲。令伶人演唐沈佺期宋之間昆明賦詩故事。更仿柏梁體聯句。召至御前。賜酒者大學士而下十三人。上諭大學士掌院諸大臣曰。致治當崇實政。為學當務躬行。勿專尚文詞。我君臣所宜共勉。燕畢復拜。御集文綺綵箋之。賜並。賜古今圖書集成一部貯院中。是日。上御清秘堂小憩。復得七律一章。亦宣示諸臣。翰林院宴畢。駕幸貢院。周覽號舍。軫勞士子辛勤。御製七律四章。勒石至公堂。自古帝王未有之盛舉也。

乾隆十四年十一月初二日。奉上諭聖賢之學。行本也。文末也。而文之中。經術其根柢也。詞章枝葉也。翰林以文學侍從。近年來因朕每試詩賦。頗致力於文章。而求沉酣六籍。含英咀華。究經術之闡奧者。不少概見。豈篤志正學者鮮歟。抑有其人而

未之聞歟。夫窮經不如敦行。然知務本則於躬行為近。崇尚經術。良有關於世道人心。有若故侍郎蔡聞之。宗人府府丞任啟運。研窮經術。敦樸可嘉。近者侍郎沈德潛。學有本源。雖未可遽目為通儒。收明經致用之效。而視獯祭為工。翦綵為麗者。迥不侔矣。今海宇昇平。學士大夫。舉得精研本業。窮年矻矻。宗仰儒先者。當不乏人。奈何令終老牖下。而詞苑中寡經術士也。大學士九卿外督撫。其公舉所知。不拘進士舉人諸生。以及退休閒廢人員。能潛心經學者。慎重遴訪。務擇老成敦厚。純樸淹道之士。以應精選。嗣內外所保舉四十九人。十六年。諭大學士九卿。再行秉公覈實。確舉以聞。如果衆所共信。即不必考試。於是公會核得陳祖範。吳鼎。梁錫璵。顧棟高。等四人。上諭既衆論僉同。其平日研窮經義。必見之著述。朕將親覽之。以觀實學。在京送內閣進呈。在外行督撫取。不必另行繕錄。致需時日。啟勤冀廣鼎之弊。於是吳鼎進象數集說一部。集說附錄一部。易問一部。春秋傳選義一部。易堂問目一部。考律緒言。梁錫璵進易經揆一一部。吏部帶領引。見奉。旨俱以國子監司業用。各賞紗一疋。召對勤政殿。上曰。你們以經學保舉。朕所以用你們去教人。但窮經不在口耳。須要躬行實踐。方能教人。尋將進士陳祖範。顧棟高。俱授司業。職銜。

鶴山梁兆榜。乾隆庚午辛未聯捷。場前夢神人告曰。汝三甲二十八名也。及殿試榜發。竟得三甲第八名。上以二甲人數過多。命將二十卷分置三甲。於是仍為三甲二十八名。始信數由前定也。

秦澗泉大士。乾隆壬申狀元。散館前。求籤於正陽門關帝廟。有靜來常把此心捫之。句。疑己有隱患而神做之云。然時自訟終不解也。及試。欽定賦題松柏有心。以題為韻。第四段忘却心字本韻。閱卷大臣俱未檢及。上指出笑曰。狀元有無心之賦。主司無有眼之人。始悟神已先示之矣。

盧學士文弼。有張遷碑拓手甚工。澗泉愛而乞之。盧不與。一日乘盧外出。入其書舍。攫取而去。盧歸知之。追至其室。仍奪還。未半。秦暴亡。盧往奠畢。袖中出此碑。哭曰。早知君將永訣。我當時何苦如許吝耶。今耿耿於心。特來補過。故帖向靈前焚之。頗有延陵挂劍之風。

乾隆己未新進士。朝考題賦。得因風想玉珂。袁簡齋枚有句云。聲疑來禁苑。人似隔天河。諸總裁以語涉不莊。將擯之。尹文端公力爭曰。此人肯用心思。必年少有才。特未解。應制體裁耳。此庶吉士之所以必需教習也。倘進呈時。上有駁問。我當獨



奏。於是羣議始息。簡齊館遂後乞假歸。朝士贈詩甚多。毘陵程文恭公景伊一絕云。金燈花下沸笙歌。寶帳流香散綺羅。此日黃姑逢織女。漫言人似隔天河。蓋戲之也。

費雲軒元龍。乾隆丙辰進士。知四川綿州時。有惡棍為地方害。費廉得其罪狀杖斃之。閱三日復活。後毆其母。母持一鐔來控曰。此逆子藏魂鐔也。先將生魂煉藏此鐔內。官用刑乃血肉之軀。以久煉魂。治新傷體。三日即平復如故。求先毀其鐔。散其魂。庶逆子可除。如其言。果斃杖下。傳言晉殺秦謀七日而蘇。此種事自古有之。然邪不勝正。況又逆倫。天壤間豈容梟獍漏網哉。

陽湖蔣太史麟昌。乾隆己未進士。館選時年甫十九。生時其祖夢異僧。持十三經至其門。俄而長孫生。故小名僧壽。及長。自夢一僧畫麒麟一幅與之。故名麟昌。二十五歲卒。卒後三日。其孤甫三歲。牽帷見其父僧衣冠端坐其中。人以為戒律僧。託輪迴者。然生平又痛詆佛法。不可解也。

連江湖給諫鵬南。巡視中城。一日聞姊病。往視之。姊已昏迷。聞胡至。登然起曰。弟來省我甚善。然弟宜速歸。胡不肯。姊起用手推之。家人不解其故。胡既去。姊語家人曰。

我方死去。押差將我送至城隍廟。路遇一役曰。舊城隍陞去。新城隍將到任。汝且暫候。問新城隍何人。即鵬南也。我驚醒。不意鵬南恰坐我床上。故勸令回家。汝等可往探之。如其言。覘胡則已沐浴朝服而逝矣。

史文靖公館課庶常。出春日即事題管水初一清詩中有一聯云。兩三點雨逢寒食。廿四番風到杏花。文靖歎賞。拔置第一。時人以管杏花呼之。

杭州有負販者。目不識丁。而酷好度曲。與人言。往往五七言連屬。若歌謠然。人笑之而已。其母死。哭曰。叫一聲。哭一聲。兒的聲音娘慣聽。如何娘不應。一字一淚。出於至誠。真天籟也。

儲宗丞麟趾。庚辰奉命祭告嶽瀆。宿郵亭。一夕燈花散彩。倏忽變現。噴煙高二三尺。有風霧回旋。呼家人聚觀。共相詫異。戒勿動。比寢。夢仙人五六輩。招至一所。上書赤雲岡三字。呼儲為雲麾使者。諸仙列坐聯句。有稱海上神翁者。首唱曰。蓮炬今宵散瑞芝。次至五松丈人。續曰。羣仙佳會飄吟髭。又次至東方青童曰。春風欲換楊柳枝。旁一女仙曰。此雲麾過凌河句也。奈何竊之。相與一笑。忽燈花如爆竹聲。儲驚醒。亦無他異。

尹文端公總督江南時年才三十。人呼為小尹。海寧楊次也。守知康熙庚辰進士。以道員候補南河。年七十矣。文端知為老名士。所以獎慰之者甚厚。楊喜。自指其鬢曰。蒙公盛意。惜守知老矣。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文端應聲曰。不然。豈不聞天意憐幽草。人間重晚晴乎。楊駭然。出語人曰。不謂小尹少年科甲。竟能吐屬清新若此。乾隆八年十月十六日。上自盛京還。道入榆關。登澄海樓。望海。雪霽。千峰波明。萬頃天容。海色洵屬奇觀。時張文敏公照梁文莊公詩。正侍從。因奉命聯句。凡字畫涉水部者。概不用。仿歐陽咏雪禁體也。十九年秋。上自吉林至盛京。恭謁三陵。禮成旋蹕。以十月二日入關。再登澄海樓。距癸亥前遊周一紀矣。星霜亟易。風景猶新。爰舉成例。命汪由敦劉綸用禁體疊前韻。既暢登臨。並誌歲月。洵昇平佳話也。莊滋圃有恭。乾隆己未第一甲第一名進士。歷官至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官浙江巡撫時。乾隆二十七年。聖駕三次南巡。過嘉興。侍上游。駕蒼湖。登煙雨樓。樓中舊有錢陳羣書。趙孟頫耕織圖詩屏。並敬書御製鐫鐘特磬二銘於壁。上指陳羣所書以問。有恭奏言。臣目近視。實不能見。上大笑。隨召有恭聯句。用石鼎體。自來。上聯句。皆召扈從諸臣。未有獨命大吏者。真異數也。

羅江李石亭化楠。乾隆壬戌進士。為浙江餘姚令。民有犯竊者。訊係初次。即喟然曰。此良民也。為飢寒所迫。坐無業。故蹈此耳。捐俸錢。構屋三十椽。令居其中。募城中技。能之師。假官錢為資本。授以所業。業成。其師具保狀領出。習其業以餬口。終身不再。犯化考為良之法。莫妙於此。人性本善。諒哉。

錢稼軒維城。乾隆乙丑四月。夢見天榜狀元為金谿李建中。己為探花。及榜發。錢竟為狀元。李乃在二甲三十名。謂夢為無據耶。何以姓名巧合。謂夢為有真耶。不應前後顛倒。豈臨期亦有更換耶。

王司農際華。年十七。入錢唐學。偶遊潮鳴寺。夢影堂老僧以線香五十四枝與之曰。汝乃我弟子也。官刑名。後當來歸。後中乾隆乙丑探花。由編修累官至戶部尚書。兼署刑部。壽五十四而終。

長洲蔣時庵。元益。雍正己酉科鄉試。入頭場之日。其祖母顧太夫人。夢天門開。一星冠羽衣人。自日中出手。持黃紙一卷。冉冉而下。自言我斗府真人也。太夫人篤信二氏。並拜之。因問我孫鄉試有名否。真人不答。展手中黃紙示之。乃第一名蔣元益六字。及榜發報至。乃中九十五名。方訝名次之不符所夢。至乾隆乙丑。竟中會元。始知

前所夢見者會試榜也。相去十六年。早經註定。與稼軒事又適相反矣。李尚書宏。總督南河。嘗有句云。過額應知因搏致。徹桑須及未陰時。二語彙括治河要括。凡從事河工者。當有味斯言。

漳浦蔡相國新。乾隆丙辰傳臚。改庶吉士。累官至禮部尚書大學士。年八十。予告。上優崇故舊。御書盛世耆英四字以賜之。初公以康熙己丑年十二月初五日。生。有日者推之曰。福星也。位極人臣。壽享大耋。已而果驗。

乾隆九年。舒少司馬赫德。上廢科目疏。其畧云。科舉憑文而取。業格而官。已非良法。況積弊已深。僥倖日衆。古人詢事考言。其所言者。即其居官所當為之職事也。今之時文。徒空言而不過於用。此其不足以得人者一。墨卷盛行。輾轉抄襲。膚辭詭說。並行支離。以為苟可以取科第而止。此其不足以得人者二。士子各占一經。每經擬題多者。不過百餘。少者僅止數十。古人畢生治之而不足。今則數月為之而有餘。此其不足以得人者三。表判可以預擬。而得。答策就題敷衍。無所發明。此其不足以得人者四。且人材之盛衰。必於心術之邪正。今之僥倖求售者。弊端百出。探本清源。應將考試條款。改移而更張之。別思所以選拔真才實學之道云云。奉 旨飭議。時鄂文端

公為首相。力持議駁。云。謹按取士之法。三代以上。出於學。漢以後。出於郡縣。吏魏晉以來。出於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於科舉。科舉之法。每代不同。而自明至今。則皆出於時文。三代尚矣。漢法近古。而終不能復古。自漢以後。累代變法不一。而及其既也。莫不有弊。九品中正之弊。毀譽出於一人之口。至於賢愚不辨。閭閻相高。劉毅所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寒士者。是也。科舉之弊。詩賦則祇尚浮華。而全無實用。明經則專事記誦。而文義不通。唐趙匡舉所謂習非所用。用非所習。當官少稱職吏者。是也。時文之弊。則今舒赫德所陳奏是也。聖人不能使立法之無弊。在乎因時而補救之。蘇軾有言。觀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道。在於責實。蓋能責實。則雖由今之道。而振作鼓舞。人才自可奮興。若專務循名。則雖高言復古。而法立弊生。於造士終無所益。今舒赫德所謂時文經義。以及表判策論。皆為空言。勦襲而無所用者。此正不責實之過耳。夫凡宣之於口。筆之於書者。皆空言也。何獨今之時文為然。且夫時文取士。自明至今。殆四百年。人知其弊而守之不變者。非不欲變。誠以變之。而未有良法。美意以善其後。且就此而責其實。則亦未嘗不適於實用。而未可一概訾毀也。蓋時文所論。皆孔孟之緒餘。精微之奧旨。未有不深明書理。而得稱為佳文者。今徒見世之腐

爛抄襲以為無用。不知明之大家如王荃唐順之瞿景淳薛應旂等以及國初諸名。人皆寢食經書。冥搜幽討。殫智畢精。殆於聖賢之義理。心領神會。融洽貫通。然後參之經史子集。以發其光華。範之規矩準繩。以密其法律。而後乃稱為文。雖曰小技。而文武幹濟英偉特達之才。未嘗不出於其中。至於奸邪之人。迂懦之士。本於性成。雖不工文。亦不能免。未可以為時藝答。若今之抄襲腐爛。乃是積久生弊。不思力挽末流之失。而轉咎作法之涼。不已過乎。即經義表判策論等。苟求其實。亦豈易副。經文雖與四書並重。而積習相沿。慢忽既久。士子不肯專心肄習。誠有如舒赫德所云。數月為之。而有餘者。今若著為令甲。非工不錄。則服習講求。為益匪淺。表判策論。皆加數寶。則必淹洽乎詞章。而後可以為表。通曉乎律令。而後可以為判。必有論古之識。斷古之才。而後可以為論。必通達古今。明習時務。而後可以為策。凡此諸科。內可以見其本原之學。外可以驗其經濟之才。何一不切於士人之實用。何一不見之於施為乎。必變今之法。行古之制。則將治宮室。養遊士。百里之內。置官立師。獄訟聽於是。軍旅謀於是。又將簡不率教者。屏之遠方。終身不齒。毋乃徒為紛擾而不可行。又況人心不古。上以實求。下以名應。興孝則必有割股廬墓以邀名者矣。興廉則必有

惡衣菲食弊車羸馬以飾節者矣。相率為偽。其弊尤繁。甚至借此虛名以干進取。及乎莅官之後。盡反所為。至庸人之不若。此尤近日所舉孝廉方正中所可指數。又何益乎。若乃無大更改。而仍不過求之語言文字之間。則論策今所見行表者。賦頌之流。是詩賦亦未嘗盡廢。至於口問經義。背誦疏文。如古所為帖括者。則又僅可以資誦習。而於文義多致面牆。其餘若三傳科史科名法書學算崇文宏文生等。或駁雜蕪紛。或偏長曲技。尤不足以崇聖學而勵真才矣。則莫若懲循名之失。求青紫之效。由今之道。振作補救之為得也。我皇上洞見取士源流所降諭旨。纖悉畢照。司文衡職課士者。果能實心仰體。力除積習。杜絕僥倖。將見數年之後。士皆束身詩禮之中。潛心體用之學。文風日盛。真才日出矣。然此亦特就文學而言耳。至於人之賢愚能否。有非文字所能決定者。故立法取士。不過如是。而治亂盛衰。初不由此。無俟更張定制為也。舒赫德所奏。應毋庸議。奏上。旨依議。科目之不廢者。文端之力也。齊次風少宗伯。目力過人。嘗銷夏萬松山中。見雲起處。必牽一縷如絲。繫於峯顛。蹤跡之。獲石數枚。有文印。遂成書畫形。後積聚漸多。因以作譜。用東坡石鼓韻題長歌紀之。一時名流咸屬和焉。



乾隆甲戌科首題唐隸之華至未之思也。場中文有用腸一日而九迴句者。上以言孔孟言不應襲用漢書語。先是命方苞選錄四書文頒行。至是命再頒禮部順天府外簾存貯俾試官知銜文正錦並嚴重磨勘以下科為始。磨勘試卷俱於卷面填寫銜名以向來磨勘俱視為具文是以特派大臣詳加校閱除試帖初添可稍寬至制藝既經入彀不應復有疵謬也。二十四年秦司寇蕙田進呈磨勘順天等省試卷。上閱順天第四名邊鸞禧文有飲君心於江海之語。上云揆其命意不過如飲和食德常言而蕪鄙雜湊遂至不成文義。此豈字句小疵雖不宜以一語摺棄亦何至濫廁前茅者。將該士子及主考官交部隨議邊鸞禧罰停會試五科。主考官奪俸。並諭嗣後定議敘議處例有原勘京堂等官全未磨出經覆勘大臣指出者交部嚴議有原勘出一二經大臣覆勘尚多挂漏者亦交部議有能悉心檢閱秉公舉出覆勘無遺者交部議敘於是乎磨勘始嚴而場屋之文斤斤繩墨矣。

將編修士銓修南昌府志夜夢一偉丈夫來見兜牟戎服叉手不揖自批其頸曰吾頭豈白斫者將驚醒知有冤抑查舊志有段將軍乃史閣部麾下副將死於揚州者新志並無其人亟為載入忠義傳中。

南康謝蘊山啟昆。知揚州府時。修葺明史閣部祠墓畢。夢閣部來見。因問為公修葺祠墓。公知之否。曰知之。此守土者之責也。然要非俗吏所能為。問己官階。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問將來有子否。曰與其有子而名滅。不如無子而名存。因問公祠中尚少一聯。應作何語。曰。一代興亡歸氣數。千秋廟貌傍江山。謝為書丹泐石。今存祠內。

嘉定秦箬園大成。乾隆己卯。舉於鄉。斷絃續娶。婚夕。新婦悲啼不止。問之。曰。妾幼許鄰村李氏子。父母嫌貧。逼休改嫁。竊念身更二姓。名節有乖。是以痛耳。秦聞之。悚然曰。何不早言。幾成吾過。乃趨避外舍。命僕召李。李至。語之。故。且曰。今夕良辰。可於敬廬合卺。所有奩資。舉以相贈。李感激涕零。莫知所對。三朝後。夫婦叩謝而去。癸未會試。秦中第三名。殿試前。夢至文昌宮。適關帝至。問今歲狀元何人。文昌以某對。忽見一婦人。跪帝前云。某為我夫弟。夫死後。某凌虐備至。憂鬱致死。文昌曰。此人短行。安可大魁。為期已近。誰可易者。命吏查後科狀元何人。吏捧冊呈閱。文昌曰。秦大成本以孝行。該中丙戌狀元。查伊又有還妻一事。擢早三年。亦為允協。帝曰。然秦遂寤。是科竟大魁天下。

歷代帝后圖像。向貯內庫。乾隆十四年。命工重加裝潢。移藏於南薰殿。自大皞

伏羲氏而下為軸者六十有八。為冊者七。為卷者三。先聖先賢圖冊五。詳定位置。次第甲乙。歲以盛夏。曝而度之。局鑰惟謹。又明諸帝玉冊。向貯工部外庫。今附藏殿之西室。仰見我國家優禮先朝。隨在盡其誠敬如此。

乾隆癸酉科。江西分宜縣知縣。天門陳大經。分校鄉闈。入簾前一夕。夢迎天榜。鼓樂甚盛。送一匾額至其家。書曰三元及第。已而本房取中七人。內三人為樂平胡羽堯。魁元。大庾戴篋圖。第元。南昌彭芸。捐元瑞。後皆登進士第。所謂三元及第也。胡官至光祿寺卿。戴官至太僕寺卿。彭官至協辦大學士。

乾隆壬申會試榜發後。恩命落第舉子。年逾耄耋者。給與職銜。當塗徐位山。文靖年逾九十。欽賜翰林院檢討。著有山河兩戒攷。禹貢會箋。皇極經世考。管城碩記。又嘗以之乎者也矣焉哉七字冠首。為七言長句十章。奇才膽思。為前人所未有。其仲子應樞。博求故實。逐句為訓。亦佳士也。

向例禮部會試榜發後。呈進會試登科錄。內俱有恭進。皇太后及皇后各一本等語。乾隆二十八年。奉上諭。此係沿襲具文。非事關典禮者可比。況我朝宮闈肅穆。不惟一切政務。從不與聞。即尋常細事。亦無絲毫干預。似此相沿舊套。徒費抄寫。

自應停止以後著為令。

梁階平國治。父官刑部司獄。向詣獄者。司獄官輒有所索。梁獨屏不受。督獄卒潔蠲。惟謹。一切可以方便者。多方調護之。二十年如一日。擢刑部主事。卒。後階平。八魁天下。官至大學士。人謂陰德所致。

熙朝新語卷十一終

熙朝新語卷十二

清 吳郡徐錫齡厚卿輯

康熙間。特恩開千叟宴。自王大臣以及士庶年六十以上者。皆預。乾隆間。高宗復舉行曠典。與宴人數。視昔加倍。年九十以上者。召至御前侍食。天顏和煦。恩眷優隆。一時杖朝而出。感頌皇仁。歡騰閭巷。又乾隆四十八年。普宴宗室於乾清宮。自王貝勒至四品頂戴者。一千三百八人。有事不與宴者。五百六十九人。各賜如意朝珠文玩綺帛銀兩有差。國家養老親親至意。實為曠古所未有。

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命開四庫館。校定永樂大典。訪購天下奇書。著各省督撫採訪彙集上於朝。仍命翰林注明月日。俟呈覽。辦竣後。乃給還本家領回。書進時。派總裁總纂等官辦理。書成。欽定為四庫全書。此漢唐以來未有之盛舉也。於時在朝諸臣。及各省紳士。紛紛奏進。惟鮑士恭馬裕范懋柱汪啟淑四家。多至六七百種。上嘉之。賜內府古今圖書集成一部。其朝臣黃叔賢。勵守謙。紀昀。紳士周厚堉。蔣曾瑩。吳玉堦。孫仰曾。汪汝璫等。各進呈一百種以上。賜內府初印佩文韻府各一部。

昌樂閻懷庭循觀少穎敏讀書過目不忘年十八舉於鄉其學一以程朱為宗而孝行尤篤少而孤及長每承祭哀慕累日其父母墓卑溼值靈雨衆水交匯每夏秋之交天將雨輒不食繞墓跣以是致羸疾後行營乞假卜吉兆而還焉後登乾隆己丑進士官吏部主事。

滋陽牛真谷運震雍正癸丑進士乾隆初薦舉博學鴻詞廷試未取後官陝西秦安平番等縣有政聲嘗與人書云僕為縣官有三字曰儉簡檢而已儉者薄於自奉量入為出所謂以約失之者鮮此不虧空不婪贓之本也簡者令繁則民難遵體冗則下難近一切反之毋苛碎毋拘執毋聽陋例毋信俗諺儀從可減則減之案牘可省則省之檢者天有理人有情吏部有處分上司有考課豪強將吾伺奸吏將吾欺入一錢乙諸簡將毋納賄施一杖榜諸冊將毋濫刑此檢字訣也後年五十三無疾而歿歿之前數日屢夢遊金碧樓臺醒語家人曰吾將尋吾好夢設不醒慎勿驚果睡去豈慧業文人赴玉樓之召耶抑醇儒循吏歿而為神耶未可知也

納蘭慎齊峻德詩格幽秀嘗寓盤山天城寺與水月菴僧然西以詩往還係於小犬之項云相望一峯隔相呼恐不聞寄詩憑小犬好去度深雲僧答詩有昔有鴻傳信

今憑犬寄書之句。蓋不知陸機黃耳千歲實掌白犬故事也。但犬寄詩則古所未有。可為廖融添一詩奴。

金匱梅里黃氏女。年十九歸同里吳希言。三年生一子甫三月。希言與其子相繼歿。姑以哭子及孫亦歿。翁名德星。故疎曠。不善治生。黃哭慰之。盡賣嫁時衣。以供甘旨。且買妾進焉。翁憐其誠。許之。妾入門五月。甫有身。而翁又死。黃仰天呼曰。吳氏之祀斬矣。天若閔予志。奪予算。而畀吳氏以男也可。既而妾果舉子。不三月。妾復去。惟黃自抱翁子於懷。哺以糜。啼則以乳就之。時黃已喪兒兩載。乳絕澆矣。無何乳忽至。遂終乳之人。謂黃氏一女子於翁為忠。為孝。於夫為節。於翁子為慈。其行卓有可傳者。觀於絕乳復生。不可謂非誠之所感也。

崑山曹孝子起鳳。父子文賈於蜀。歲寄金錢歸。俄而耗絕。孝子年十六。遇蜀客云。其父已死。然弗知死所。孝子大慟。將往求父骨。貧不能行。長洲潘君為縉。贈以百金。遂就道。陸行由豫入秦。至蜀。南抵滇界。西達金川。書牒於背。逢人輒哭訴所由。久之無知者。金盡。及成都。乞於鄉人之為客者。合助之。又得數十金。孝子大哭曰。此行不得父骨。金無由再致。吾亦不復生還矣。乃禱於諸葛武侯祠。神示令東向。行失道。七日



無人蹤。及酉陽積雪盈尺。足趼不能前。路土穴中。而有土人項生。許生過之。羣鴉  
遠穴而鳴。異之。見僵尸氣微屬。視背牒。說曰。孝子孝子。披以歸。灌之蘇。問故。止宿。進  
酒肉。孝子弗食。曰。不見父棺。不食此矣。其夕夢經荒原。一老父與數人坐林中。見孝  
子至。撫掌大笑。語曰。月邊古蕉中鹿。兩壬申。可食肉。覺而誌之。遂辭去。兩人留之不  
可。偕送之行數里。不忍別。忽經荒原。如夢所見。白楊下有棺。纍然。孝子心動。泣不止。  
兩人問故。語之夢。兩人曰。有徽人胡姓者。居此日久。相距不遠。盍往詢之。從之。見胡  
生良久曰。噫。信。頗記十年前。鄉人曹姓。客死殯於此。以所遺牙牌納棺中。其殆是乎。  
然非白諸官莫驗也。遂引訴之。酉陽巡檢白州牧。飭里長察諸棺。多有主名。而一棺  
獨無。啟棺見骨。孝子漬血驗之。沒骨。棺有牙牌。文曰。蕉鹿。孝子曰。是矣。月邊古胡也。  
蕉下鹿。牌也。何疑乎。遂撫棺大哭。收骨行。項生許生為設祭。祭畢。以餽肉食。孝子曰。  
向子之不食肉者。以未見父棺耳。今則既見矣。憶與子遇土穴中。日在壬申。今六十  
有一日。又值壬申。夢盡驗矣。豈非天哉。孝子再拜謝。兩人交餽之。餽。遂負骨歸。過洞  
度湖。風作。兩日不得渡。同舟者疑之。且大索。孝子恐。禱於洞庭君。風立止。既歸。葬其  
父。廬墓以終。乾隆四十九年卒。壽七十二。長洲莊太守學和作曹孝子紀略。

李眉山錯。正黃旗漢軍人。官筆帖式。少司寇輝祖之子。相國索額圖之塔也。家世貴顯。而性耽清寂。偕其配隱居盤山。鷹青峯下。號鷹青山人。又號焦明子。喜行無人徑。嘗歷谿谷中。犯雨雪。遇蛇虎。不顧也。成一至都郡。留一二日。輒歸。人罕見其面。時謂有靜癖。詩文古奧峭削。自閩門徑視世之。以篤花為國妝。以紅粟為法物者。超然遠矣。

丙辰詞科之徵。有祖父以己未鴻博起家。而其後人復膺薦辟者。三人。秀水朱竹垞。檢討孫稻孫。華亭王文恭公孫祖庚。宣城施愚山侍讀孫念曾。兩世俱應大科之召。亦盛事也。

西人測算之法。本於周髀。自中土失其傳。西人改易名目。以行其術。世遂奉為絕學。餘姚邵子政昂霄。通中西之術。推測布算。細析豪芒。手製儀象。西人見者。咸服其精巧。著有萬青樓圖編十六卷。專論天文算數之術。分十有四目。皆援引漢晉以來天官家言。及歐邏巴之說。頗為精密。

歸安沈東甫炳震。世居竹墩。為東南望族。東甫少時。即淬厲於學。為諸生有聲。屢困場屋。遂謝舉子業。專攻古學。於經史子集。多丹黃鉤纂。考訂博辨。而新舊唐書合鈔。

二百六十卷。尤生平注力。積十數年而成。丙辰應 召試。不過歸後。錢香樹司寇以唐書合鈔奏 聞。奉 旨付詞館。采取彙刻。頒布天下。時東南已歿。可謂鬱於生前。榮於身後者矣。

蘇州李兩邨調元。乾隆癸未進士。改庶吉士。至丙戌春。同年崇慶何希顏明禮。計偕入都。抵寓甫一日。即夢見李端坐堂上。然燭繙書。書中所載。隱約皆官爵姓氏。煌煌大書。旁若有神護持之者。意此中祕書。非人間有也。已而李散館。改吏部主事。始悟何夢中所見。乃銓部官冊耳。

儀徵張孝女巧姑。父曰天相。病痺不能起立。兩兄傭他所。孝女獨與父居。乾隆九年正月十八夜。比鄰不戒於火。火延及門。孝女狂號。負父出。未及門而仆。與父俱死。年甫十四。明日出其屍灰。燼中猶肩承父屍。握父手弗釋。邑人建石幢。書孝女死父狀。誌其處。謹錄之。以俟采風者。按考女事於嘉慶三年縣丞申淑洋瀆渠得石幢。聞於邑令。申大吏入奏得 旌典。都轉曾公燠為文記之。并

係以詩後邑令屠琴陽俾亦書其事并作歌焉。

長清曹孝女行綸。宗聖裔也。父尚壇。以庶吉士出為知縣。累遷知彬州。行綸年十一。從父於官。母病瘵不能起。行綸侍湯藥。凡四載。不少休。行綸憊甚。一夕母謂行綸暫

假寐。命老嫗秉燭侍幃側。火然及幃。老嫗突出呼救。行綸突火入。抱母號。父自外聞之趨至。亟呼救者。扶行綸出。行綸嚙其手至骨。扶者痛釋手。行綸大呼曰。速救夫人。夫人出。我乃出。已復突火入。而煙幕牀。救者不得入。遂與母俱燼。既滅火。行綸身覆母。攀結不可解。此乾隆二十三年十二月乙亥事也。巡撫聞於朝。得旌如制。柳人為祠祀焉。

乾隆二十九年。蘇州樂橋有李氏子。每晨帶菜於道。得錢以養母。一日拾遺金一封。歸而遺其母。發之內題四十五兩。母駭而卻之。曰。汝一窶人。計力所得。日不過百錢。分也。今什伯之不祥。且彼遺金者。或別有主。遭鞭責死矣。促持至其所。遺金者適至。語以故。還之。其人得金立馳去。市人怪其弗謝也。賂之。令分金酬賣菜者。其人不肯。詭曰。予金固五十兩。彼已匿其五。又何酬焉。市人大譁。有司過而訊之。佯怒賣菜者。鞭之五。而發金指其題。謂遺金者曰。汝金故五十兩。今題四十五兩。非汝金矣。以授賣菜者。曰。汝妄得吾鞭。以是償汝。且而母所謂不祥者驗矣。促持去。市稱快。

宣城湯鵬于偉。康熙二十九年。領鄉薦。至乾隆初。始得遊江寧教諭。年已七旬。天真爛漫。若童子然。夏月葛衣搖扇。與羣兒嬉。或上樹撲棗。童子環啖之。湯曰。盍留苦敗。

者備老子勞耶。其風趣如此。時學舍穿漏。每大雨。湯輒持繖坐承雷下。白髮淋漓。客駭問之。則蹙然曰。大成殿未修。先聖露居。某敢即安乎。紳士聞之。肅然。未幾。爭相營構。宮牆煥然。

乾隆四十三年夏。劉文正公為東閣大學士。早朝至東華門。在肩輿中。端坐而逝。鼻垂玉箸長尺餘。戶部尚書額駙福公隆安奏聞。高宗震悼。輟朝。即日聖駕親至東直門。陽邸臨其喪。時文正子塘官江西按察使未歸。上撫其孫慰之。諸大臣勸上迴蹕。上哭至。乾清門流涕。謂軍機大臣曰。朕失一股肱矣。可想見聖主賢臣明良契合之盛。

乾隆三十一年。吳縣張酉峯書勲。以舉人就挑。得知縣。行捧檄出都矣。及會榜發。獲雋。廷對竟得大魁。以知縣中狀元。奇遇也。相傳是年酉峯公車未發時。資斧無措。高於至戚某翁。翁故盛德。然力無以應。吳中有所謂七賢會者。每人各出金若干。以六赤置盞中。覆而三搖之。彩勝者先收金。而後稱息以償。數月一舉。徧七人而止。翁有會已兩舉。尚未得彩。是月值會期。私念若得之。可百金。足以濟張用矣。然得失未能逆料也。屆期因偽為疾。而約同會五人飲於其家。酒半。將卜彩。令老嫗傳語曰。

主人畏風卧幃中。可延客至卧榻前奪彩乎。客曰。諾。傳籌至翁名。遽呼持益入幃中。客靜聽三響畢。持益出幃外。揭視之。六子皆赤。皆大笑曰。得彩得彩。勿藥有喜矣。客既散。翁蹙然曰。余生平不作欺人事。今為張孝廉計。不得已出此。可愧耳。益翁預置瓊玦與益各兩。先列上彩色樣。易以示客。計在必得也。已而笑謂所卜之彩。究竟何色。揭盞試觀。亦六子皆赤。是年張捷南宮。人謂文星所照。神或助之。若某翁之不憚自污以濟人急。其高誼不可及也。

或曰此係某探花事候考

錢唐王文莊公際華。乾隆乙丑一甲第三人。及第。通籍三十一年。蒙恩賞福字二十四幅。乙未冬。重加裝潢。懸賜第之東。顏曰二十四福堂。

太常寺署中有蝴蝶。黃色。大如茶盃。吏人欲見之。呼曰老道。則飛至掌中。有欲害之心。則飛去。相傳自明嘉靖至今。三百年物也。乾隆戊申冬。高宗齋宿郊壇。詢太常寺卿。乃以盒盛進。有御製太常仙蝶詩。命仍送歸寺內。

米萬鍾得異石於大房。東牲載書以告。甬東薛岡見之。復代石報米書。二書當時傳誦。以為韻事。此石棄置良鄉縣多年。乾隆間。命運至昆明湖之樂壽堂。賜名青芝岫。有御製詩。當日委諸榛莽。一旦託足蓬瀛。士之願致青雲者。觀此可以興矣。

贛州鄧慕濂元昌。為諸生有聲。年二十五。得宋五子書讀之。遂屏棄舉子業。一以理學為歸。慕濂有長兄。替而頑。大小事必稟。而後行。後母性瑣刻。每怒慕濂。必長跪請罪。得解乃已。後母弟早夭。弟婦有子。請於慕濂曰。感伯之德。願留守。待兒之有立也。慕濂泣拜之。自是遂不入處室。挾其子與弟之子。寢於堂。課督之。慕濂有田在城南。秋熟視穫。挾小學書坐城隅。見貧人子拾東穗者。招之曰。來。汝母然近吾。吾教汝讀書。能背誦者。量穀與汝。羣兒爭昵就之。慕濂始則使識字。既使諷章句。既以俚語譬曉之。羣兒踴躍受教。既卒穫。羣兒噪曰。穫卒。先生且歸。奈何有泣者。自是每秋穫。羣兒輒就學焉。城南人無少長。智愚皆曰。我鄧先生。見有衣冠問鄧先生者。則曰。是我先生客耶。渴則進飲。飢則進食。市井人見慕濂過。必起立。如弟子之敬師。長然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此其驗矣。

長洲沈立方。執中邑諸生。屢試不售。年五十餘。棄舉子業。循覽儒先傳註。旁通內典。久之。有省。題其室曰。心太平居。作太平吟四首。以恬淡虛無分屬焉。其一曰。國太平。境無虎。家太平。人安堵。身太平。揚蹈舞。心太平。去城府。執硯田。逃稅戶。抱道經。唾塵。腐。山水緣。月三五。蝴蝶夢。日卓午。四海大。胥樂土。三萬場。畢吏部。子孫魯。萬斯祐。天

甚普。人何苦。其二曰。國太平。煙無埃。家太平。蔬滿圓。身太平。隨左右。心太平。浪聲臭。一瓢飲。安且富。五柳風。八寬袖。繁華夢。牛馬走。錦繡林。嚴霜帚。醉山水。不在酒。淡蕩友。對清晝。疏松奏。長眉壽。石可漱。居何陋。其三曰。國太平。聖神代。家太平。高曾在。身太平。退藏會。心太平。絕瑕類。一炷香。無晨晦。半輪月。空星礙。幾點煙。渺泰岱。想非非。夢環珮。耳到順。通天戴。原出岫。放宇內。雲可栽。鏡相對。紛藻繪。休滓穢。其四曰。國太平。巍蕩。天家太平。罩謚邊。身太平。無事仙。心太平。不二禪。仰碧落。識太元。俯混茫。忘魚筌。浮雲去。何處牽。清虛來。自在眠。繪聲手。不在川。忘言詩。不著篇。浮漚幻。月輪圓。看轉旋。識幾先。頗有康節行窩。伊川擊壤之樂。

吳縣周景曾聖與。每以盡倫為窮理之寶。嘗榜其室曰。學喫虧。尋快活。

長洲何漚山。燈邑諸生。常佩一囊一笑。途中見字紙粒米。必拾取之。家貧。課徒自給。而性好放生。有餘輒濟親友。人以窮孟嘗目之。晚耽禪悅。八旬外猶健飯。日行五六十里。不知疲。時高宗詔錫老榜官。漚山年例應得檢討。人勸之試。曰。吾福相薄。驟邀恩賜。恐生災患耳。嘉慶初奉詔舉孝廉方正。當道將以漚山名應徵。辭曰。捫心自問。字字負疚。何敢冒為。且不就老科而就制科。更折福矣。年九十有七。無疾而



終。

長洲余仲林蕭客。與汪竹香元亮周定生琳。以道義文章相切劘。所著五經鉤沉。彭大司馬采以進呈奉。旨入四庫全書。儒林重之。

崑山張潛文子焯。早歲有至行。父疾。剝臂肉和藥以進。父歿。終身孺慕弗衰。性好施。出私財為族人親戚營葬。不計數。漆工祁天章者。年四十。貧不能娶。張與金勸令娶。祁諾。受金去。明日過祁。察其容甚戚。詰之不肯告。詢其鄰曰。是以金歸而道違。張反具金如前。往語之曰。爾有遺乎。曰否。如是者三。張曰。爾欺我。出金袖中曰。此非爾遺乎。祁大喜。以為誠然。張又嘗遇賣菜傭失百錢。忿欲死。張呼至家。令家人平菜而陰納錢菜甲中。錢墮地。張佯驚曰。爾錢乃在用。是家中落。而施不喪。人呼之曰張善人。江州崔進士念陵。需次京師。聘某姓女鬻。媵為妾。崔故貧士。歸家省親。不能俱載。寄媵於其母家。母強售之於千戶某。媵求死不得。入門展拜。即呼千戶為父。而訴以故。千戶義之。不奪其志。仍以歸崔。人頌千戶之高義。而媵之急智。亦不可及也。

請逆侯張仁宗之配高夫人。詩才清絕。張侯家財數百萬。以好客喜施。不二十年而罄。薨逝後。其子謙襲職。貧不能支門戶。太夫人示以藏錫處。所發之得三十萬。賴以

資用。蓋侯在時。太夫人已逆料之。而預為地也。其識力有過於丈夫者。豈復尋常閨閣中所能知。

六安夏秀才寶傳。少任俠。出雅雨盧公之門。盧謫戍。僅僕無肯從者。夏奮然往。居三年。盧蒙賜鑲。始與俱歸。厚贈以報之。不受。人以此高之。乾隆庚子科。以年過八十。欽賜舉人。

杭州吳修撰鴻。視學湖南。壬午科典試者。為嘉定錢竹汀大昕。韓城王偉人杰。三公皆衡文巨眼也。諸生出閣後。各以閱卷呈吳。吳所最賞者。丁姓。丁正心。張德安。石鴻翥。陳聖清。五人。曰。此五卷失一。吾此後不復論文矣。榜發之日。吳使人走探。俄而鈔榜來。自第六名至末。僅有陳聖清一人。吳旁皇莫釋。未幾。五魁報至。則四生已各冠其經矣。吳大喜。一時省下傳為佳話。

乾隆五十二年。貴筑李尚書世傑。督蜀。令民沿城皆植芙蓉垂柳。令皆合抱。花時爛若雲錦。人比之召伯甘棠云。

往在成都見三異人。其一曰賣回子。係西域回鶻人。童顏鶴髮。類有道士。住禮拜寺。冬夏不設茵席。以小石子堆一炕。夜則兀坐。日則閑遊街市。出言元奧。人莫能曉。

饋以食。有受有不受。其一曰徐瘋子。語音類秦人。疥癬滿身。行乞於市。夜則棲身東洞子門。途見所棄死猫鼠。則攜回燒之供殮。病者向索藥。徐隨手拾土石與之。服無不立愈。其一曰笑和尚。終日不言。見人惟一味憨笑。喜吸煙。向人索之。其人必多吉利事。故人爭與之。轉有固卻者。居寶光寺。寺僧惡其嫻。故遲其飯。或未明即食。及舉箸。笑和尚輒在。鄰有張裁縫者。訝其非常人。俟其出遊。必關之一日。笑和尚忽謂張曰。爾寒暑無間。俟吾六載。必有所欲。但吾性嫻。不耐為人師。有徐瘋者。道行高。堪為爾師。我當送爾至彼。即偕往。適徐蕪火火死。鼠飲白醅。遙見之。責笑和尚曰。爾不耐為人師。又何苦拉別人乎。言訖大笑。時朔風正勁。城門外寒氣更甚。笑和尚與徐皆赤足露頂。將及三鼓。徐脫身上破衲與張曰。服之可禦寒。張披之。奇煖而香。後徐張與笑和尚同日不見。惟賣回子至今尚存。

長白那蘭長海。父為鎮安將軍。以恩蔭宜得官。引疾不赴。補愛易水之雷谿築室居之。自號雷谿居士。吟諷不輟。嘗襲裘。弟所親喪。見其貧不能辦。即解裘與之。歸中。途見異書。亟欲買之。又解其裘衣以質焉。由是得寒疾。伏枕夷然。李眉山嘗贈詩云。二月輕寒擁鹿皮。人間獨有馬卿癡。夜來竈底無烟火。自詠梅花絕調詩。可想見其

人矣。

奉天于紫亭宗瑛為襄勤公之孫。乾隆甲戌進士。改庶吉士。歷官至御史。性簡淡。不趨榮利。所在掃地焚香。似韋左司之為人。詩筆沖淡。亦酷似左司。著有來鶴堂集。

胡恪靖公寶瓌。世居徽州。父官松江府教授。遂家焉。坐公之夕。教授公寓居王文成公祠。夢文成手一金軸曰。五十年後煩送吾鄉。乾隆十六年。恭扈聖駕南巡。至會稽。御祭王文成。命公費金軸讀祝堂下方知前夢之徵也。

恪靖公未遇時。赴禮部試。有友人託其代賚文書投部者。為奴子誤事。致愆期。其人不得與試。公知之曰。吾累吾友。不得入闈。吾安忍獨試。遂不入闈。尋考授中書。歷官巡撫。

熙朝新語卷十二終